



ISBD 的新进展

为 2009 年意大利米兰 IFLA 大会准备

Elena Escolano Rodríguez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协调与标准服务部, ISBD 评估组主席)

Lynne Howarth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 资料标识研究组主席)

Mirna Willer

(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 ISBD/XML 研究组主席)

Boris Bosančić

(克罗地亚奥西耶克 J. J. Strossmayer 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 XML 专家)

中文翻译: 吴晓静 (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or: WU Xiao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中文翻译: 吴晓静 (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or: WU Xiao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Meeting:

107. Cataloguing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23-27 August 2009, Milan, Italy
<http://www.ifla.org/annual-conference/ifla75/index.htm>

摘要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 的历史始于 1971 年出版的第一标准版。ISBD 的概念本身可追溯到 1969 年国际图联编目委员会主办的哥本哈根国际编目专家会议。然而本文关注的不是 ISBD 的历史, 而是 2007 年 ISBD 统一版的预备版发行以来的修订、发展、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

背景

ISBD 统一版的预备版于 2007 年发行, 是合并原有总则和 7 个专门 ISBD 的结果, 它使目录中所体现的各种图书馆资料的著录得以一体化, 也使各种资料的描述与 FRBR 模型相一致。整个过程是寻找更多的一致性和协调。世界范围的评估是 IFLA 标准不可或缺的正式审批程序, 评估中接到许多更新标准的意见,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是由于情况复杂、缺乏一致性, 以及发现某些具体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

最近的修订

过去的两年里, ISBD 评估组已在准备对 ISBD 统一版进行修订, 第一个修订本有望 2009 年出版。由于包含了新的著录项目, 要与其他著录项目相协调, 这个版本的结构可能会有改变, 还要再加上更新、一致、编辑方面的变化。我刚才提到, 世界范围对预备版的评估有不少意见和建议; 另外, 各国家委员会在翻译 ISBD 标准、增加其发行数量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些新问题, 这都是修订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 ISBD 预备版中不包括完整样例，完整样例将作为附录独立出版，而不是包括在 ISBD 本身当中。考虑到样例对标准的正确理解及适当应用的重要性，ISBD 评估组于 2006 年任命了一个 ISBD 样例研究组，由李在善(Jaesun Lee)和 William Garrison 担任主席。William Garrison 辞职后，由李在善继续担任。ISBD 统一版的附录用 16 种语言提供完整样例。许多人参加了这个项目，用各种语言为该附录编辑不同的样例。其中有些人来自 IFLA 编目组常设委员会和/或 ISBD 评估组，有些是 IFLA 其他部门的委员和 IME ICC 的参加者。他们用各自的母语提交样例，所以 200 多个样例用到下列语言：阿拉伯语、中文、克罗地亚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还有几种非洲语言。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将在今年的 IFLA 大会之前出版。但由于它在确定第 0 项之前完成，与包含 GMD 的结构一致，所以决定等第 0 项获得批准后再更新所有样例，保证 ISBD 文本包括样例在出版前都经过仔细研究和订正。

有必要提出的是，ISBD 虽然以 IFLA 的工作语言英语出版，但它是一个国际标准，因而必须适应不同文化、语言和文字的许多情况。这一条件的影响可反映在决定术语、元素结构、条款等方面，尽管建议实践中与其一致以支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但它不是国家标准的一部分。IFLA 标准的目的是为共享书目信息提供一致性。考虑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白在做出变化的决定之前要经过认真研究和广泛评论，还要咨询专家组织的意见。

2008 年在魁北克省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上，ISBD 评估组决定与规则的制定机构和国际协会发展牢固而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了解大的编目机构中描述性编目的需要，实现更好地促进和发展专业标准的总目标是非常重要的¹。ISBD 评估组目前有代表 7 种编目规则的正式成员，它们是：中文、克罗地亚语、芬兰语、法语、德语、韩语、西班牙语。

ISBD 评估组目前与 RDA 发展联合指导委员会、日本编目规则、意大利编目规则(REICAT)、俄罗斯编目规则、斯洛文尼亚编目保持磋商联系。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一系列 IFLA 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确认了其他国家的编目规则制订机构，我们期望与这些机构加强联系。在努力与其他标准兼容的同时，还与其他国际机构协商，这些国际机构包括 UNIMARC 常设委员会、ISSN 网络、国际音乐图书馆协会、档案馆与文献中心。

2003 年的第一次 IFLA 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提出了一个相关的建议和意见，那就是考虑某些与一般资料标识 (GMD) 的位置和内容相关的问题。ISBD 评估组任命了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由 Lynne Howarth 担任主席。

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 开始讨论这两个问题，下面 Lynne Howarth 将为大家介绍 ISBD 的新著录项目第 0 项。它是这些研究的成果，也是 ISBD 修订中最为重要的变化。

最后，几次国际图联大会期间都有人建议用 XML 方案语言（如 W3C XML 方案或文档类型定义 DTD）对 ISBD 进行研究。在 2008 年 ISBD 评估组会议上，评估组批准资料标识研究组关于开发一个 XML 方案的建议，任命了一个研究组，由 Mirna Willer 担任主席，他将介绍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时间的关系，不能全面总结在标准的更新和发展方面做的大量工作，但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我希望能给你们一个大致的印象。

第 0 项

由于用一种以上物理媒体出版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些资源对书目控制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指导如何使用 ISBDs 著录多种格式的资源，ISBD 评估组于 2003 年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对一般资料标识（GMD）和特殊资料标识（SMD）进行研究。

2003 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次 IFLA 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期间，一般资料标识工作组提出适时任命 ISBD 资料标识研究组（MDSG），这个建议受到了关注。正如 Tom Delsey 1998 年在研究英美编目规则第一部分的逻辑结构时所称的，GMD 的术语混合了物理格式、材料种类、载体形式和符号（例如，盲文）。此外，GMD 的位置紧接在正题名后也打断了逻辑秩序和题名信息的顺序。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工作组曾建议将 GMD 作为 ISBD 的可选元素，根据其对于目录用户识别和选择适当资源的重要性来选用。

资料标识研究组（MDSG）最早考虑同意将 GMD 作为目录用户“预警装置”的重大价值和首要位置。国际图联 2005 年在奥斯陆举行大会，研究组提议创建一个单独的、唯一的、书目记录中的高层成分。这种“内容/载体”或“内容/媒体”标识将是必备的。ISBD 评估组要求研究组准备最终文本。

2007 年国际图联德班大会召开时，ISBD 统一版的预备版已经问世，MDSG 起草了“内容/载体”成分的提案供 ISBD 评估组讨论。该草案考虑了 2006 年 8 月 1.0 版的 RDA/ONIX 资源分类框架及后来的 RDA 草案中所体现的 RDA/ONIX 框架。也反映了 2006 年 4 月 3 日的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所包含的建议。研究组从事 ISBD “内容/载体”成分的结构和术语的研究，这些和其他文件对研究组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该提案基于和体现了以下设想：

- 与现在 ISBD 中的 GMD 一样，任何提议的内容/载体成分应该同样起到“预警”或过滤的作用，帮助（目录）用户识别和选择适合其需求的资源。
- 内容/载体术语的结构应该是符合逻辑的，类别之间相互排斥，术语清晰、定义明确，易于用户理解。
- 载体种类尤其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新的格式和资源类型（载体表现）的发展或识别。
- 内容/载体成分的采用应满足本地用户需求，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用户需要。
- 尽可能保留现行 ISBD 中适用的术语，以支持与历史记录的兼容，尽可能减少新术语的数量，避免大范围的系统更新、编目员再培训或用户重新定位。
- 独立的内容/载体成分应足以澄清仍然记录在第 3、第 5 和第 7 著录项目中的附加信息。
- 内容/载体术语应尽可能与其他元数据机构（例如出版业、博物馆、档案馆）所用的术语兼容或相称以支持互操作。这种合作应延伸，特别是要与像 RDA 这样的资源描述标准协调以便于书目记录交换。

2008 年 5 月，新提议的 ISBD 规则 1.2 内容/载体成分的草案文本提交 ISBD 评估组，供 2008 年国际图联魁北克大会讨论。

后来，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设立一个新的 ISBD 著录项目，分配号码为“0”，称为内容形式与媒体类型项，包括三个必备元素：（1）内容形式，（2）内容限定，和（3）媒体类型。2008 年 11 月下旬这个提案被发送到世界范围进行评议，评议期截止到 2009 年 1 月 30 日。研究组对收到的 21 个回复进行分析，随后在 ISBD 第“0”项的修订文本中融入这些建议，供 ISBD 评估组详细审查。

2009 年 4 月 15 日的文本，在对新的 ISBD 著录项目第“0”项的介绍中称：“内容形式与媒体类型项的目的是在记录的最开始就显示表达资源内容的基本形式和承载内容所用的载体类型，帮助目录用户识别和选择满足他们需要的资源”。第“0”项由三个元素构成，意在解决 GMD（现在已被预备的第“0”项所取代）的某些与生俱来的矛盾。因此，编目员在每一个记录的书目描述中都要记录从固定的列表内选择的代表以下三个要素的术语：

- **内容形式 (必备):** 反应表达资源内容的基本形式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术语
- **内容限定 (适于所描述资源则必备):** 说明类型、感官特征、维度和/或被描述的资源是否移动
- **媒体类型 (必备):** 表明用于承载资源内容的载体类型

2009年5月本文写作期间, ISBD 评估组已建议国际图联编目组批准 2009年5月4日的第“0”项最后文本。关于更新 ISBD 统一版, 并入第“0”项的进一步行动要等 2009 国际图联米兰大会前编目组的最后决定。

ISBD/XML

ISBD/XML 方案开发项目

目的与目标

IFLA 编目组的 ISBD 评估组批准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 关于为 ISBD 开发 XML 方案的建议。通过网络技术 (例如构建 ISBD/XML 方案) 的应用, 研究评估 ISBD 概念和标准本身的可能性, 将标准发展为对语义网技术和服务开放的工具, 这对于 ISBD 的更新计划来说是很重要的。2008 年魁北克国际图联大会期间, ISBD/XML 研究组成立, 并被编目组常设委员会接受。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 (1) 对于把 ISBD 移入语义网环境的理由达成共识, 并定义这种产品的使用可能 (2) 开发 ISBD/XML 方案 (3) 确保在目前的语义网技术和服务条件下, 至少在概念层面与类似产品 (如 MARC/DC XML 方案) 的互操作 (4) 与业内有关团体联络 (5) 提出进一步开发软件工具和服务的建议。

由于为期两年的项目不可能开发出适当的软件工具和服务, 也由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ISBD/XML 研究组要实现的**初级目标**是评估全球信息环境下, ISBD 作为结构化书目信息相关因子的定位。

方法论:

方法论将基于上述目的:

- (1) 建立共识, 定义 ISBD/XML 工具集的使用
- (2) 确定并联系一名顾问, 最好是联络 ISBD/XML 研究组和语义网领域
- (3) 确定并联系 XML 专家以建立 ISBD/XML 方案
- (4) 识别和定义书目和/或有关 XML 方案, 验证互操作的可能性
- (5) 确定将 ISBD 置于语义网环境的必要程序

时间表:

项目开始 (2009 年 1 月) -2009 年 8 月 (IFLA 大会, 第 1 次会议):

- (1) 建立共识, 定义 ISBD/XML 工具集的使用: 初步报告将提交给 ISBD 评估组和编目组讨论和验收
- (2) 确定并联系一名顾问, 最好是联络 ISBD/XML 研究组和语义网领域
- (3) 确定并联系一名 XML 专家

2009 年 8 月-2010 年 3 月 (第 2 次会议, 个别见面):

- (1) XML 专家起草 ISBD/XML 方案, ISBD/XML 研究组成员进行磋商, 并发表评论
- (2) ISBD/XML 研究组成员与顾问 (联络), 以识别和定义书目和/或有关 XML 方案, 验证互操作的可能性: 讨论初步报告

2010 年 3 月-2010 年 8 月 (IFLA 大会, 第 3 次会议):

- (1) XML 专家建立 ISBD/XML 方案的第一个草案, ISBD/XML 研究组成员进行磋商, 并发表评论
- (2) ISBD/XML 研究组成员与顾问 (联络), 就互操作性向 ISBD 评估组和编目组提交报告供讨论和验收
- (3) ISBD/XML 研究组成员与顾问 (联络), 确定将 ISBD 置于语义网环境的必要程序: 起草报告提

交给 ISBD 评估组和编目组供讨论和验收

(4) 在国际图联大会的会议/讨论会上介绍中期成果

2010 年 8 月-2011 年 1 月 (项目结束):

- (1) 完成 ISBD/XML 方案
- (2) 文件定稿

预计受益者和利益相关者:

预计该项目的结果首先是 (重新) 定位 IFLA 标准, 在网络环境下它仍具有能够规定和 (重新) 使用规范的结构化书目信息的价值。所有网络环境下生产/共享/ (重新) 使用规范的书目信息的人都会因此获益。这符合 IFLA 章程定义的核心价值第 6 条 b): “个人、行业、组织出于社会、教育、文化、民主、经济等方面的目的和需求需要广泛和公平地获取信息、思想和作品的信仰”。

预期成果和结果, 以及如何传播:

- (1) ISBD/XML 的使用和应用文件
- (2) ISBD/XML 方案
- (3) 指导将 ISBD 置于语义网环境的下一步行动的文件

后续行动的计划:

考虑到项目当前拟议的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明确将 ISBD 作为网络内容标准这种新环境的相关问题, 二是建立如 ISBD/XML 方案这样的基本工具, 所以预言下一步计划的目标将是开发适合当前网络技术的软件工具和服务还是比较现实的。

网络版 ISBD: 关于创建 ISBD/XML 方案的战略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 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全世界所有出版资源书目描述的一致性。到目前为止, 这项任务正在被任何书目著录的特定格式 (例如 MARC) 所完成, 但只是在原则层面上, 往往伴有部分接受 ISBD 元素和规则的标准化性质, 而且 MARC 格式并没有测试与 ISBD 的匹配。XML 方案是目前网络上最常用的 XML 技术之一, 它包含一个允许公告前标准元素确认的机制。此外, XML 方案是一种工具, 它有能力在新的网络环境下以可能的最好方式重新确认 ISBD 现有的任务。

实际上 XML 方案代表一个文件 (XSD 文件), 它表明预先定义的元素或元素类型也可能以一个高级 XSD 文件所规定的方式出现在 XSD 文件 (XML 文件) 的事例中。因此, 可以被 XML 方案所表明的元素包括书目描述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元素, 如题名、作者、出版年份、版本等, 也包括书目描述格式中可见到的所有数据元素。目前所用的大多数书目格式已经建立了各自的 XML 方案 (UNIMARC/XML Slim、MARC/XML、MODS 等), 从而使每个以各自格式建立的 XML 记录得到确认, 并在网络环境下互操作。这意味着所有不同格式创建的记录可最终实现共享。从这一点上说, 网络环境所使用的术语是 “元数据方案” 而不是 “书目描述格式”。

ISBD 作为一套元素和规则不是伴随着书目著录或者元数据方案的具体格式。因此, ISBD 可被视为一种元数据方案, 它只规定类型和某些性质, 而不是用于书目描述的某些元素的名称。也就是说, 利用只宣布元素类型的这种可能性, XML 方案呈现了一个将 ISBD 的元素和规则转换到 XML 环境的极好战略。例如, ISBD 称为正题名的这个元素, 不包括任何并列题名和其他题名信息。这个特点可以在 XML 方案中被宣布为一种元素类型的固有特征, 指向正题名而不说明该元素如何命名。

在为那些想用 ISBD 规则对资源进行书目描述的人建立 ISBD/XML 方案后,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创建独立的 XML 方案, 使每一个用于书目描述中的元素, 无论是特有的还是基于现有元数据方案的, 都与 ISBD/XML 方案某个类型的元素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宣布用于描述资源的某元素具有 ISBD/XML 方案所宣称的某个元素类型的性质。这个选择也向全部现有的书目格式和元数据方案开放, 例如

UNIMARC/XML Slim、MARC/XML、MODS 甚至 DC。这种程序将允许测评现有的元数据方案与 ISBD 元素和规则之间的精确匹配程度。

所描述的程序可部分地执行，这意味着在特定的元数据方案内只有某些元素的显示方式具有 ISBD 元素类型的性质。在实践中，这将是最常见的情况。因此，创建 ISBD/XML 方案还可以促进使用 ISBD 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图书馆界遵循 ISBD/XML 方案的规则，建立自己理想的元数据方案，在 XML 技术的帮助下最终获得机会，发挥出全部的潜力。

1 IFLA Statutes, available at <http://www.ifla.org/files/hq/ifla-statutes-en.pdf> (consulted 2009-05-12) :
“2.2.1 to promote high standards of delive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accessibility,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ary cultural heritage.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